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七真因果傳

## 第六回 孫淵貞勸夫捨家財 馬文魁受賄通權變

話說重陽先生將「借財護道招集修行人」之言對馬鈺說明，馬員外悅服，向先生言曰：「你老人家如此說來，是個大有道德之人，我與拙荊孫氏，都願拜你老人家為師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」重陽曰：「只要你夫妻真心修道，我則無可無不可。但必須先捨家財，而後傳汝至道，可使一心一意，免得常牽常掛。」馬員外曰：「你老人家要用銀錢只管去用，我並不吝嗇，又何必舍？」王重陽曰：「不捨終是你的，我不得自由自便。」馬員外曰：「田地在外，銀錢在內，我去將契約賬據呈上來：交與老人家，便是舍也。」重陽先生曰：「契約姑存汝處，只須請憑族長。立一紙舍約，便為據。」馬員外變喜為憂。辭了先生，轉回上房，將重陽之言對孫淵貞說知。又曰：「依我看來，此事不妥。」淵貞曰：「怎見得不妥。」馬員外曰：「難道娘子不知我們這族內人之心麼？」淵貞曰：「人各有心，焉能盡如。」馬員外曰：「我們這族內之人，見我們夫妻乏嗣無後，一個個都想分絕業，只等我兩口兒一死，這家財田地俱歸他們了，焉肯叫我把家財舍與別人，我故曰不妥。」孫淵貞曰：「這也不難，你明日請幾位得力的族長來商量商量，他們若依從便罷，若不應允，你可如此如此，他們定然樂從，包你此事成就也。」馬員外聽了笑道：「娘子果有才情，這事多半能成。」即喚馬興去請族長，准於明日午前取齊。馬興去請族長，自不必提。

到了次日，族長來至，又跟了一些同班的弟兄，與其下輩的子姪，都默想有席桌來吃喝，當下這些人到廳內，分班輩坐下，有一位倫輩最高的，名叫馬隆，是個貢生，當時馬隆問馬鈺曰：「你今請我們來，有何話說？」馬鈺說：「孫兒近年以來常患啾啾，三天莫得兩天好，一人難理百人事，更兼你那孫兒媳婦，屢害老昏，難以管事，今有陝西過來一位王老先生，是個忠厚人，是我留在家中，我意欲將家園付與他料理，我同妻子吃碗閒飯，他說好便好，要我請憑族長與他出一張舍約，因此我才請各位尊長來商量，說出一張舍約與他罷。」馬員外話才住口，惱了一位堂兄，名叫馬銘，這馬銘站起身來，指著馬鈺說道：「你癡了嗎？熬了嗎？胡言亂語，祖宗基業，只可保守，那有舍與別人之理，你受了誰人籠哄，入了恁般圈套，說出這不沾因的話來。」馬員外自知其理不合，見他作惱。不敢再言。

有個堂叔馬文魁，是位儒學生員，又有個堂兄馬判，是位國子監太學生，這兩位縉紳，是馬族中兩個出色的人才，凡有大小事務，全憑他二人安頓，或可或不可，只在一言開消。這馬文魁是有權變之人，當時見馬銘搶白馬鈺，隨口接著說：「是不要埋怨他，你們這員外是個老實人，埋怨他無益，可去叫那王老先生出來，待我問他一問，看他是何原故？」說畢，即叫馬興去喚來。馬興去不多時，即將老先生請到廳前，他也不與別人見禮，別人也把他全不放在眼裡，馬銘一見大笑曰：「我想是那一個王老先生，卻原來是那討吃的孤老。」馬文魁對重陽先生曰：「你這老漢在我們地方上乞討數年，未聞你有何能為，不知我家員外看上你那一宗，把你接在家，有穿有吃，足之夠矣，就該安分守己過活時日，以終餘年，為何蒙哄我姪子，叫他有家財舍與你，你五六十歲的人，未必全不懂事，天下那有這道理說出唇來，豈不怕人恥笑？」

馬文魁說畢，重陽先生答曰：「我生平莫得能為，不過是窮怕了，故叫他這家財讓與我，等我過幾年快活日子，管他們恥笑不恥笑。」話未畢，有馬富田馬貴跳過來，向著重陽先生面上啐了幾啐說：「你這不要臉的老兒，歪嘴丫頭想戴鳳冠，黃鼠狼想吃天鵝肉，枉自你活了幾十歲，說這不害羞的話，令人可惱。」馬富對馬貴說：「我們休得嚷鬧，只把他逐出莊去，便是好主意。」說罷，要來挪扯，只見馬判前來擋住說：「不必趕他，念他是個孤老，我們員外既留他，盡他去罷，只不許員外舍業就是了。」馬富馬貴方不動手。馬員外向馬貢生耳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言語，只見馬隆對眾人說：「是你們這些娃兒不消鬧嚷，各人回去罷，我自有個定要，我不叫他舍，他焉敢舍！」這個老貢生是馬族中一個總老輩子，誰敢不從，於是各自歸家。

馬員外暗將馬隆馬文魁馬判三人留下，請到書房坐下，款以酒食，老貢生坐在上頭，馬秀才下首相陪，馬監生在左，馬員外在右，方才坐下，即有家人小子傳杯遞碗，把盞提壺，美味佳餚，自不必說。酒過三巡，馬員外站起身來說道：「三祖二叔大哥俱在此，我馬鈺有樁心事要與三祖和二叔商量商量。」馬秀才曰：「你有啥話只管說來，我們大家揣摩。」馬員外說：「我豈當真把家資舍與王重陽麼？不過暫叫他與我看守幾年，我得清閒清閒。」馬判曰：「叫他看守倒不要緊，又何必立甚麼舍約。」馬員外曰：「大哥不知，這無非一時權變，欲使他真心實意與我看守，我也得放心，他也可不怠。」馬文魁曰：「你這道理，我卻不明白，你可慢慢說與我聽。」馬員外曰：「二叔聽小姪說來。只因小姪多病，你那姪媳亦屢患頭昏，難以料理事務，人欲尋一個忠厚老實的人替我經營。幸得天從人願，來了這位王老先生，是個極忠厚老實之人，我有心把家園付與他料理，因此對他說，你好好的把這家務經營，要當成自己的家園一樣，不可三心二意。那老先生不會聽話，他即問我曰：「你叫我將這家財當成我自己的一樣，難道你把這家財舍與我不成？」我兒他說這癡話，我便隨他這癡話答曰：「舍與你就舍與你有啥來頭？」明明是一句戲言，他卻信以為實，要我請憑族長與他立一紙舍約，我想他是一個孤人，又無三親六眷、親戚朋友，便舍與他，他也搬不到何處去，況且上了年歲，又能再活幾年，就與他立張紙約，且圖他一個喜歡，等他好替我專心專意經理，我卻享享清閒，養養疾病。他死之後，家財仍歸於我，有何損傷，望二叔與我作主，成全此事。」

馬秀才曰：「族內人眾我也作不了主，可問你三祖爺，看是如何。」馬文魁話未說畢，老貢生馬隆搖首曰：「我一輩不管二輩，我也作不了主，看馬判如何說話。」馬監生曰：「有族長在前，我焉敢自尊。」馬員外曉得空口說空話不行即進內去。取了一種寶貝出來，在他們眼睛上一幌，便把他們迷住了，由不得他不作主，你道這個甚麼寶貝？

自森森又硬又堅，有了他百事可做。

明幌幌有圓有方，莫得他萬般無緣。

且說馬員外將這寶貝與他三人各獻了些，他們得了這寶貝，眼睛都笑合了縫，不得不轉口過來。馬貢生即對馬秀才曰：「馬鈺適才講得明白，不過借舍約栓那老兒的心，使他好專心照理家務，也是無礙之事。」馬秀才曰：「雖然權變一時，必須大家湊力。」馬監生曰：「只要三祖爺與二叔父肯作主，那些人自有我去安服他們。」馬文魁曰：「再不然，我與你三祖爺兩個作主，但不知你怎麼樣安服眾人。」馬判向他耳邊說了幾句，馬文魁喜曰：「妙妙！如此說法，何愁他們不服。」當時起身對馬鈺說：「你只管放心，包你能成，但不知這舍約怎樣立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」